

日本人曾打算在温泉浴室中暗杀斯大林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九一八”事变过后,土肥原设计指示人把溥仪从天津日租界送到长春。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春风得意的土肥原被誉为“东方劳伦斯”。然而,就在他打算大干一场时,唐绍仪的暴毙,以及他多次劝说吴佩孚未果,最终了结了“东方劳伦斯”的“辉煌”。

历史纪实

1938年6月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逃亡到了“满洲国”,带来远东地区集结有几十万红军和一千几百架军用飞机的情报,并且作证:待日本在中日战争中消耗了力量,苏联就打算进攻日本。此后,陆军的首脑们便绞尽脑汁,盘算在对苏俄的诸多战略工作中,能否有一个能造成苏俄国内局势大乱、难以再战的最有效方案。

“熊工作”——暗杀斯大林,这个惊天计划由此而生。制定者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对苏战略专家斯波行雄中佐,日本驻德国武官冈田熊四郎少将,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的宇多川达也中佐等人,后者还负责执行这一计划。8月,他手下的长谷部太郎少佐,从哈尔滨带来七名俄国人,抵达新京的关东军司令部。七人中的第一人,就是留西柯夫。与留西柯夫一样,阿列克谢·瓦尔斯基也是一名高层“叛逃者”,“大清洗”中,他的老婆孩子均遭逮捕,很可能已经处决。每当提到斯大林时,他脸上立即浮现出憎恶的表情。其他五人,则来自哈尔滨白俄的“俄国爱国主义者同盟”。

据留西柯夫的了解,斯大林的父亲是1890年1月25日去世的,安葬在格鲁吉亚的哥里。从1930年起,每隔三年,斯大林都必在父亲忌辰那天,回哥里去扫墓。1939年的忌辰,斯大林也一定会回去。每次扫墓以后,由雪压冰封的莫斯科而来的斯大林,总要气候风景宜人的海滨疗养胜地索契去住几天,这已经是老规矩了。在

索契的活动之一,便是每天下午从2点到5点,到距别墅四公里的马采斯塔温泉去洗澡。在斯大林的专用浴室门前站着两名贴身卫士,被允许进入浴室的,只有浴室服务员和按摩师。另外,从前面大厅和后面工作人员休息室通往专用浴室的通道上,也分别站着两名武装警卫,领袖没有满面红光、浑身舒坦地走出浴室,这里就不准任何人通行。在有专用浴室的那幢房子里,沿通道还有十二间稍小些的浴室,供政治局委员们使用……

曾去过马采斯塔温泉的留西柯夫当时就发现,如此严密的警卫也有不周之处。温泉使用过的水,通过下水道流入附近的河里。到了晚上,温泉的用水量减少,下水道的水只有齐膝盖那么深,人可以爬着进去。一直顺着下去,在下水道上方的一角,有个一人阔的铁栅盖,厨房地上的污水便是通过这盖子扫进下水道的。而厨房与专用浴室的锅炉房的距离,不过咫尺之间。

斯波、冈田、宇多等人,与留西柯夫一起设计的袭击方案是,此前一日的晚上,暗杀小队陆续爬进下水道,到达上方后,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将铁栅盖打开。第一个人进了厨房,就可以用绳索把其余的人一个一个拉上来。七人再转入有专用浴室那幢房子的锅炉房里,隐藏起来。锅炉房靠房子的最里面,平时只有两名锅炉工。到了早晨,这两个人来上班,立刻将其捆绑,使之不能发声。此后,只要有热水供应,外面的人就不会发觉锅炉房里有什么异常。

斯大林2点钟进浴室,3点

整,换上锅炉工衣服的两人,迅速接近站在工作人员休息室和通道之间的卫士,并干掉他们。另外五名突击手,则直奔专用浴室。在新京的模拟环境里,暗杀小队进行了反复训练,从站在工作人员休息室和通道之间的卫士到浴室的距离,约有十三米,从浴室门口的贴身警卫发觉前者遇袭,到拔出枪来射击,突击手离浴室尚有八米,这距离足以撂倒他们五个人。前面的活,需干得无声无息,才能迟些惊动浴室门口的贴身警卫。但暗杀小队的最好训练成绩是,可在二米之内对后者突袭。

此外,在从前面大厅通往通道的门的地方,也有两名卫士,他们离浴室有十五米,待他们发现异常,出现在通道拐角时,训练表明,这时突击手已经进逼到距浴室二米处,五人中有一人可在外面应对,留西柯夫和列别坚科则破门而入,开枪打死光着身子的斯大林……

1938年12月,在长谷部少佐的带领下,暗杀小队乘船“亚洲丸”离开大连港。“满洲国”外交部的日本顾问西野忠,给他们办理了前住意大利的护照和入境签证。他们使用的假居住证明和假身份证件,是由斯波中佐让登户的陆军科学研究所伪造的。次年1月14日,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参谋本部第二部为支持乌克兰独立运动而派到德国去的竹中广一少佐,和驻意大利陆军助理武官大野华少佐到港迎接。在那不勒斯的土耳其领事馆,大野已经办好了加上竹中在内的九个人去土耳其的人境签证。

1月19日,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迎接这一行人的,是陆

军驻土耳其武官有仓道雄少佐。在制定“熊工作”计划时,冈田少将就力主非法入境苏联。冈田估计留西柯夫“叛逃”震动的余波仍在,如走正常渠道,他担心在入境审查这一关时就可能将留西柯夫给暴露了。从地图上看,进入索契最近的外国是土耳其,几名日本军官开始商量,在伊斯坦布尔包租一条船,夜间偷偷地在索契附近的海岸登陆。但这样,行动将不得不暴露给租船上的土耳其船员,而且还有被苏土两国的巡逻艇发现的危险。最终,决定放弃从海上潜入,而考虑从陆地上潜入的路线。

有仓道雄此前向土耳其参谋总部的朋友探询,虽然土耳其和苏联之间横亘着险峻的高加索山脉,只是在黑海沿岸有一点平地,但苏联方面似乎只是平地部分防守严密,而在山区的防守,因视山脉为天然屏障,所设哨所很少。从伊斯坦布尔乘船到阿尔哈比港,再转乘汽车,就可以到离苏土边境20公里的一个山区小镇博尔加。一条叫做乔鲁河的河流,通过博尔加,流向苏联境内,从巴统的南面注入黑海。河的两岸是陡峭的悬崖,河床上滚满了巨石。当地居住的亚美尼亚人说,愈接近边境,河床愈平坦,难走的只是前面5公里。从博尔加沿河岸走到边境,步行约需八个小时。过了边境,就是巴统了,而从巴统到索契,约有三百公里,有公路,也有铁路直达。

一行人辗转到了博尔加。镇上有一家小旅店,日本人与俄国人分开住,后者也打扮成亚美尼亚人模样,倒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次日,竹中广一、长谷部

太郎两名少佐,与七个俄国人在苏土边境分手。然而,暗杀小队刚入苏联境内,还未涉过乔鲁河,就遭遇苏联边防部队的截击,仿佛是守株待兔,请君入瓮。据从土耳其参谋总部得到的情报,计划潜入的这地点,原本不但未设哨所,就是平时巡逻的概率也是很小的。结果,双方开火。很快,乔鲁河里倒下了三个人,包括留西柯夫在内的其他四名俄国人,不得不狼狈地逃回土耳其境内。

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定,有一个代号为“莱欧”的苏联情报人员,混入了五名白俄中,并向苏联方面作了密报。据说,对“莱欧”作了挖地三尺式的追查,此人的血水是已经流散在汨汨不息的乔鲁河里,还是此人艺高胆大,仍在逃回来的俄国人之中,此后不见透露……

1939年1月29日,英国《新闻记事报》的一则报道说:据塔斯社报道,格鲁吉亚共和国边防部队宣布,25日击毙了三名从土耳其偷越国境的人。他们是受法西斯分子支持的托洛茨基分子,从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手枪和手榴弹,而且还有详细的地图。他们的目的,是要暗杀住在索契的斯大林总书记,但是边防部队事先获悉了这个计划,因而击毙了犯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李维诺夫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土耳其正在成为反苏的基地。

代号“莱欧”的苏联情报人员,得以混进据称是日本陆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的一次国际性谍报活动——“熊工作”中,显示出在日本大体量的情报战中,存在着相当程度,乃至致命的疏漏。

林峰在想不到的地方碰到了暗恋对象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断了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一天深夜,走在路上的林峰无意中碰到,一个仓皇逃窜的瘦子被两个胖男人劫持走了。林峰捡回瘦子失落的皮箱,发现里面有40万元现金,短暂犹豫后,他据为己有。不几天,林峰得知:那个瘦子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掌门人,他做期货时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有了矛盾,自己最终落了个跳楼的下场。

都市情感

“我想你代表我去办一件事。”秦雄将大班椅转成45度角低沉地说,烟圈缓缓地和他的嘴中吐出,连成一线。林峰通过第六感官察觉,秦雄的表情有些意味深长,隐没在烟雾中的眸子似乎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秦雄对下强使了个眼神。下强把桌上的资料递给林峰,道:“这两天贾常青的事你都看到了,你知道在秦总手下做事的原则吧?”林峰点点头:“是,我不会和任何人说!”“对了,一个优秀操盘手,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纪律观念,素质是第一位的。”

林峰看了看下强给他的资料,是达运集团的财务报表和一份简单的联手操纵市场的计划书。“有什么想法?”下强问。林峰收拢心神,鼓起勇气说:“这家公司主营家具制造、汽车工业品加工,原料有橡胶、胶合板等,刚刚增资扩股,又从银行里贷了款,应该会迫切需要把资金周转起来,寻找好的投资项目,有可能会希望投资期货市场这类风险高的金融投资工具!”

下强笑了,哈哈大笑,指着他叫道:“果然秦总没有看走眼,你天生就有对金钱的敏锐嗅觉。好!既然你看出来了,这条大鱼就交给你!”“不过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有法律的风险,这样难道不是联手坐庄吗?”林峰看着联手操纵市场的计划书问。

下强对这一点显得胸有成竹。他说:“我们只是投资者,我们并不想操纵期货市场,也没有完全操纵的能力。我们所将要经历的只是调研、

选品种、投资、取得收益或亏损的过程。这些事情散户也一样可以做。而且我们几个投资方都是相互独立的投资者,在资金上互不统属。而且,在当今的期货市场,重仓投资的现象比比皆是,明眼人谁看得出来?谁家被罚?谁家被抓?再说了还没有严格的期货法规约束,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我们得珍惜这样的机会!”

林峰点点头,出门的时候他又再次看了看秦雄,依然是一副没有温度的表情,就像从炼铁炉的高温里出来后迅速在低温状态下冷却了的生铁,坚硬无比!他仍旧是弄不太明白,为什么秦雄会选他去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林峰是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来的,但看到达运集团大门透射出的清冷光辉,忽然有一点点紧张,他整了整自己的西服,夹紧了臂弯里用黑色公文包装着的胶合板投资计划书。前台是个衣着干净利落的年轻小姐,她用外交辞令式的语气说:“您好!请问您找?”

林峰赶紧说:“哦,我找白总!”“白总出去了,您有预约吗?”年轻小姐把身体向外挪了挪,有点“谢绝入内”的意思。林峰看着年轻小姐闪烁的眼神,便故意咋呼道:“不是吧,秦总早上都和白总联系过了,她怎么就出去了?算啦,那谢谢您,我走了,白总如果回来,就请我已经等不及了,让她下次再找我吧,不知道那时有没有空。”说着,就要转身离去。

年轻小姐突然慌了,一把拉住他的衣袖,回问:“哎呀,是达新集团的秦总让您来的啊,既然是已经和白总约好的,

那您就进来吧,白总在的,只是她太忙了,所以叫我……”

林峰紧随着年轻小姐穿越办公大厅,进了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房间虽小,但布置得朴素而整洁,尤其是正对面的一个条形桌,桌面是一块老榆木的整板制成的,宽有六十厘米,长有两米左右,桌腿也是用与桌面一样厚薄、一样质地的老榆木的整板制成的,从桌面的边缘光滑而圆润地连接起来,呈流线型一直落到地面,桌腿接地处,还外卷着圆形,使得整个桌子的外形古朴、简约,美轮美奂。

一个表情严肃、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女子从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堆中抬起头,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林峰被白淑华拿刀子一般的目光把他通体“刮”了一遍后突然紧张起来,脑门的汗就像蚯蚓出土似的。还未等他开口,白淑华就低沉地问:“你是谁?你是怎么骗进来的啊?”

林峰只好悻悻地告辞。他刚出门,正碰上一个面熟的女子从电梯上下来,这个女子有着修长而婀娜的身段,白白的脸蛋,俏丽的鼻子、明眸与皓齿,远远望去,好似林青霞的翻版。

林峰是白婷在大学的学长,虽不同级,但因都在金融系当学生会干部,所以相识。那个时候,白婷是武大无可争议的校花。全校男生都在暗恋她,但谁也不敢去追,林峰作为男生中的一员,自然也不例外,所谓高山仰止,只是心向往之。后来他隐约听到别人口中关于她的传言,说她嫁给了一个亿万富豪。如今旧人相见,确实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还未等林峰说话,白婷便

吸引人的地方,白总不妨考虑一个,这个方案不仅能保证参与资金保值,而且能够带来高的回报。”

白淑华接了文案“哦”了一声,她放下正在读的一份文件,把林峰拿来的《胶合板投资计划书》粗略看了看,便推到一边说:“嗯,不错,不错,你不光气质不错,理论知识也很到位,不错,不错。只是现在,这个不急。”林峰看了一眼被推在一边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投资计划书,心里不免一沉:看来他的这个熬了三天三夜,自认为价值不菲的报告,可能就这样被枪毙,永远地束之高阁了!

白淑华并没有在意林峰的内心里变化,在她眼里,他根本不是谈判的对手,这个年轻小伙子在她的眼里只是递送材料的邮递员。白淑华再次拿起刚才未看完的文件,并不理他,似乎有送客的意思。

林峰只好悻悻地告辞。他刚出门,正碰上一个面熟的女子从电梯上下来,这个女子有着修长而婀娜的身段,白白的脸蛋,俏丽的鼻子、明眸与皓齿,远远望去,好似林青霞的翻版。

林峰是白婷在大学的学长,虽不同级,但因都在金融系当学生会干部,所以相识。那个时候,白婷是武大无可争议的校花。全校男生都在暗恋她,但谁也不敢去追,林峰作为男生中的一员,自然也不例外,所谓高山仰止,只是心向往之。后来他隐约听到别人口中关于她的传言,说她嫁给了一个亿万富豪。如今旧人相见,确实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还未等林峰说话,白婷便

认出他来。

林峰问:“你来这里办事吗?”白婷就对着前台小姐挤眉弄眼地笑,前台小姐不明白,反而一语道破天机:“白婷小姐是白总的千金。”林峰真的是大吃一惊,因为白婷和白淑华的长相真是差别太大了。“可是你怎么也姓白?”“那怎么了,我父母离婚了,我跟了妈妈的姓。”

林峰想请白婷一起吃饭,白婷爽快地答应了。吃饭的时候,白婷问他来达运做什么?林峰就把前来找白淑华融资的经过向白婷介绍了一下。白婷苦笑一声,说:“你害了个好人!”“害人?”林峰大吃一惊,“我害人?我害谁了?”“你呀,把前台的秘书害了!”“为什么?为什么呢?”白婷却笑而不答。她看着林峰点燃了一支摩尔,“我母亲的纪律性很强,前台秘书看了你的圈套,她破了我母亲的规矩。”

林峰把他的方案说给白婷听,要白婷提意见。白婷想了想说:“这个方案可以说很天才,你的基本思路其实是通过双方保来保去实现第三方资金保险。”林峰说:“是的,我就是这么想!对于双方企业和融资方都有好处!”林峰盯着白婷,许道:“白婷,你相信我吗?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白婷点点头。

林峰马上急切地说:“如果你信任我,你就帮我和你母亲说一下!”白婷好奇地问:“那和我母亲合作的另一方是谁?”“达新集团的秦雄。”林峰说。白婷诡秘一笑说:“我会侧面做工作。但是,你要展示出你的才能。”